

童年回憶 (二)

王撫洲

大豆高粱和老西幫

先從地理環境說起。我的故鄉是一廣闊平原，縱橫百里，原野坦蕩，雖地有起伏，却無崗陵山林之勝。淮河繞流南邊，成為與羅山縣的分界線，夏間常氾濫成災，冬則枯淺，並無舟楫之利。

東北有汝河，中部有慎水與閻河。慎水注入汝河，汝河與閻河則下入於淮。我的家鄉名閻河店，以位於閻河岸而得名。閻河雖無舟楫之利，尚可灌溉，且略有漁產，所以耕地雖以麥穀為主却也有一部份稻田。閻河由本鎮的西北方流向東南。在鎮西北里許，有一高約二三丈的土臺，廣約百畝，名為望閻臺，算是本地的名勝。在鎮的北頭，閻河兩岸高坡上建了兩個寺廟，西為岳王廟，即我幼年讀書的私塾所在地，東有東嶽廟，廟中沿殿牆塑有奈河橋，十八層地獄等陰曹地府景況，陰森可怖。街南頭有文昌宮，鎮立小學設於該地。

在我故鄉，凡不曾出外遠行過的人，都不知

什麼謂之山，山是何形狀。如果想看山，只有在夏日雨過天晴，空氣特別清明時，站在岳王廟的西牆上，向西遙望，可以看見百里以外，隱約的線條下呈藍灰色的山形。

故鄉既是一片平原，所以幾乎處處可以耕種，是一個道地的北方農村社會，一切生活資源取之於土地，家家耕地，靠天吃飯。農產品以大小麥，黃豆，高粱為主，稻米，穀類次之。黃豆品質佳，產量多，行銷長江一帶，遠至上海。多種高粱的原因，主要是供作燃料。本地既無山林供給木材，又無煤礦，炊食燃料即仰賴於高粱桿，搭配上麥秸。高粱產量多，除了較貧人家吃用之外，多用作蒸酒。正陽的大麴酒產量豐富，氣味香醇，養成人人好飲的習慣。飲用有餘，還行銷鄰近各縣。

正陽人不喜經商，也無手工藝品的出產，謹守務農為本的觀念。本地人作生意的居極少數，有的也不過開小雜貨店之類。較大生意皆由外來人經營。清末以前的商業掌握在山西人之手。由

縣城南關建有宏天堂皇的山西會館，可以想見「老西幫」的商業力量。至清朝末季，黃陂人逐漸發展，他們多運銷黃豆和經營洋雜百貨，既有輸出，又有輸入，終於取山西幫而代之。黃豆雖大宗行銷外地，本地人不過耕種和在冬間農閒時，利用人畜餘暇代陸陳行（糧行）運轉而已。每年冬季春初，有牛馬車輛的農家，無不攬運豆包，由縣城至京漢路明港車站，車輛相接，絡繹不絕，晝夜不斷。却也給農民創造了副業機會，增加了收入。

清朝末季，洪楊之亂正陽一帶不曾捲入戰場，捻匪之亂，大股主力也未竄擾到此，地方曾有數十年小康局面。回想起來，比較民國十年以後，年年受西來大股股匪竄擾，以及抗戰以後，農村凋敝的情形，則民元前後可稱為有太平景象。不過每年秋季，當高粱長成，所謂青紗幢起之時，還有三五歹徒嘯聚高粱地內，切奪之事。

家鄉人好酒成風，給我印象頗深。由於當時鄉村太平，年成不惡，又自產好酒，幾乎人人能

飲，有題目即相聚豪飲。平時閭河店隔一天一逢集，所謂逢集即是日中爲市的買賣雙方集合現場交易的日期。通常由晨至午，一切買賣均已成交。由鄉村來集貨，賣貨的小地主，多半留在集上吃喝一頓，下午醉醺醺的施施然回家。逢年，過節，或有婚喪慶弔更是聚飲的好題目。新年過後，吃酒要一直吃到二月二龍抬頭。再有春秋都有廟會演戲，這是更大規模的集市，自然又是喝酒的好題目。

男女之間扳了個位

家鄉人作買賣的方式，想起來也很有趣。在集市或店鋪買賣零星雜貨，很少討價還價。因爲在一個鄉鎮居住的非親即故，買賣雙方多相熟識，買賣付錢時，賣方總要客氣一番：「不要給錢了」。買方則並不問價多寡而自行估計價錢，拿出多於價款幾成或者一倍的錢，讓賣方看着留下。賣方即照實價留下，其餘退還買方。至於大宗交易，如買賣牛馬牲口之類，則也須討價還價。不過講價錢不用口頭說，不出聲音讓別人聽見，顯著薄氣，而是雙方在袖子裏握手，出手指表示數目。只見頻頻搖頭，不能談攬，最後點頭，即是成交。

兒童最感興趣的是過新年，過節和趕會。過新年，穿新衣，吃年飯，放鞭炮，看玩藝，走親戚，還得到壓歲錢，自然是個個兒童所最企盼的時節。過端午，中秋大節，學童放兩天假，吃好的，雖不如新年之盛，也是可喜的日期。這都是全國各地相同的。至於廟會演戲，似乎要看年景

，豐年則演戲，盛大舉行，年成不好，可能取消演戲。記得童年家鄉，本鎮每年春秋總有兩次演戲三天的盛會，學中必定放學幾天。我家後門外大道旁對面有一空場，常被利用搭蓋戲臺，所以看戲最爲方便。不過兒童注意力不易持久，而鄉間演戲，開場總是敲打幾通鑼鼓，先上場一段帽子戲，由一個著紅袍的什麼角色，坐下慢騰斯理的獨自念唱，唱詞先是念唱一遍歷史，「前三皇後五帝年代久遠，有堯舜和禹湯四大聖賢……」一直一代一代的數下去，到聽衆漸多時，他才進場而正戲開始。兒時總是一聽鑼鼓響，就跑去看，等到正戲上場，早已失去興趣而跑開了。所以對於家鄉戲印象不深。

有一宗當時鄉村社會教育性質的事，頗值得一記。在廟會時期，利用正戲未上場的空時，或有廟會而並不演戲的時間，常有宣講社也搭著臺子對羣衆講演。這宣講社是有經費的固定組織，俗稱善社，編有善書並設有專人向四處鄉村輪流逢會講演。所講都是用神道教誨教忠，勸孝，獎勵勤儉的故事，例如廿四孝，宰牛受閻王爺懲罰之類。而對殺牛有罪故事似乎宣講的特別多些。年輕時以爲這是鄉間的迷信。後來多有了些經濟學的知識，我才悟出來，這種迷信故事的製造，具有深刻的意義，而且與當時農村經濟有關。過去農業社會，生活取給於耕種，耕種的動力全使耕牛代替人力。屠宰牛，即是減低動力，必然影響耕種，減少農產收穫。要教人不宰耕牛，以理喻不如用死後下地獄，來生變犬馬，或生前遭報應來嚇阻，更爲有效。由此使我聯想到許多中

國社會的迷信，多是具有深意，並不是無爲而發。舉例言之，全國各地都相信，產婦的房間除家中近人外不可進入，否則就會沖去運氣，遭遇不幸的惡運。仔細想來，這種迷信完全是爲保護產婦，使她得充分休養而編造的。試想以中國人之講人情，好應酬，親友有弄璋弄瓦之喜，凡來慶賀的，豈有不擠到產婦床前，問長問短說個不止，把產婦給煩累至死？可見中國人是一個很實際的民族，一切所謂迷信都關係實際生活，而不是信口開河的。

六十餘年來，隨着民主政治和工業經濟的進展，使國人的生活生活方式與風俗習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從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看，食的方面是飢餓的威脅大爲減低，貧富之食的差距縮小。住行的變化，表示出工業化進展的程度。衣的變化則最足以表示在風俗習尚上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化。男性由昔日的長袍大袖改著西裝，短服，只是表示歐化程度之深。女性之袒胸，露臂，裸腿，赤足，則顯示出婦女地位之提高，提高到與六十年前男女易位的程度。六十年前，婦女纏足，束胸，寬褂，長裙，除了臉面與手之外，不能使人見到臂腿肌膚的任任何份，年青婦女更不能東跑西跑。而男性在夏天則多赤背，跣足，充分暴露身體，行走坐臥於街頭或大庭廣衆之前而習爲自然。時至今日，女性以儘量暴露爲美，男性則雖在盛暑，也必穿着整齊，這豈不是表示男女的地位已經顛倒過來了麼？

潘剥皮殺了我三叔

六十年前，女兒纏足視為天經地義。母親為疼愛女兒，才不管女兒的哭叫，痛楚，要早早給她纏成最可能的小腳，也才是最好的母親。這種行為的最大理由是女兒的腳纏不好，就沒有人肯娶，就找不到婆家。這即是表示女性必須尋求一個男子去賴以生活而已。我在童年見到我家堂妹和燒飯的乾娘的女兒纏足，如同殺豬一般的叫喊情形，及扶着牆壁走路，走起來一步一步一泣的景況，令人慘不忍親。而大人們則視若無睹，視為當然。當時全國各地，除了滿蒙族人以外，無不相同。風俗習尚所謂社會制度 Social institute 足以變化人性，其力量之巨大，真有難以想像者。

我的家庭並非世家大族，只是農村的一個耕讀人家。聞祖先是從山東曹州府東關王家花園遷徙而來似乎是清朝初年的事，世居閭河店東南五里處之大王莊，小王莊一帶，有族人數十戶人家。我們這一支至曾祖父諱鑑，始遷居閭河店鎮上。祖父諱文良進學有功名，並增置田產，興建一座樓房，因建樓負債，頗感煩惱，一夕暴亡，年僅五十歲。聽說他的身體很胖，想必是腦溢血致死。父親諱道立字卓如，弟兄三人，居長，二叔道本，三叔道一。我弟兄四人，行三，有一大姊。大姊大哥均青年夭折。

記得在景州龍華鎮，父親任巡檢時，職務清閒，常於秋夜講述他中年為家難與酷吏奮鬥的往事。時隔六十年，我已不能記憶清楚。只能大致記得是庚子年，即我生之年，春間發生的事。當時發源於山東的紅燈照即拳匪，在山東被禁止，

大部份北入直隸之京津保一帶。紅燈照本是白蓮教餘孽的化身，在直魯豫各地原有潛伏份子，在家鄉一帶不知是用何名目，也有傳播蠢動之勢。

地方人為保境自衛，有聯莊會之組織。三叔父道一為人好俠尚義，練習武功。據長我八歲的族兄國昌說，三叔善用九節鞭，能蝎子倒爬牆，他見過他在我家樓房倒爬云云。家鄉成立聯莊會，三叔被舉為會頭，不知何故與東鄉某一帶的另一個會發生衝突。一天夜晚，東鄉某會數十壯漢整隊向閭河店攻打。店上的聯莊會扼守住東岳廟南閭河上的東大橋，占住好的地勢。一場打鬥的結果，攻方敗退，似乎有兩人傷亡，守方也有兩人重傷；一為陳姓，一為我家二叔。二叔被砍傷的右臂留有頗大一塊刀疤。此事發生時，父親因事在外，不曾目親。事後對方告到縣衙門。縣知事潘守廉，外號潘剝皮，以殘酷著稱。據說他的兒子即是民國十六年林白水罵他逢迎軍閥，如同張宗昌的腎囊，終日在張的胯下擺來擺去之潘復。潘哭訴於張，林被槍斃。且說潘剝皮一意鎮壓地方集合結社，審理本案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將一切罪狀推到為首的三叔一人頭上，說他「糾眾滋事一刀連傷二命」，又將二叔被砍傷臂也聽對方推倭之詞，一併加在他身上說他「並刀傷兄長」，不待辯說，就裝上「站籠」，站了一天多，斃於籠中，年僅廿四歲。所謂站籠是用木架子搭成足可容人的籠子，底有木板，將人裝進站立，足下墊磚，上面用木枷將人頭枷住，然後將腳下的磚抽去，人便等於懸吊籠中，若中途卸下，必然吊死無疑。這是當時懲治著匪巨盜，取不到口供，

或根本不擬取得口供而置之於死地的辦法。

遠走長安去告皇狀

這是酷吏濫施刑罰，草菅人命的冤獄，應無疑義。因為三叔所用的武器是九節鞭而不是刀，他居於會首領頭指揮的地位，在混戰之中，雙方互有傷亡，指證不出誰的刀傷了誰。而且是對方前來攻打，此方居於防守自衛的地位，罪責亦有不同。只是三叔略通武藝，聲名較大，潘某遂立意殺之以儆眾。出事之後，父親趕回家來申告無效，收殮了三叔的屍體之後，發誓要為三弟昭雪申冤。他帶着義僕老劉先往汝南府向知府衙門控告，住在店中，當差役來逮捕他時，他從後門逃走，老劉是他的抱告人，遂被捉去，坐了一年多的監牢。當時告狀，要有保人並有抱告人，捉不到本人，如捉到抱告人，保人便脫去了責任。他又帶着另一義僕老黃為抱告人往省城臬臺衙門控告，探聽出來潘某已有打點，案情難得平反，本人反將被押獄中，與老黃言明由他頂罪坐牢，隻身逃離開封，要拼性命晉京去告皇狀，時在庚子年秋冬八國聯軍攻占北京，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安之時，他每日步行百餘里趕往西京長安，跪在行宮門前，向皇帝告狀。狀紙被接受了，他等候御批，等了月餘，資斧用盡，困居旅店，舉目無親。打聽到有位在長安作官的河南鄉長，逕往拜謁告幫求助。這位鄉長看他是一名同鄉後輩廩生，當場出題命他作詩，限定押「鷄棲西齊題」韻七律一首。他這首詩頗能寫出身世淒涼，感慨和抱負及頌揚求助之意，我手上未存父親的詩稿，原

詩記憶不清了。這首詩得到這位鄉長的讚許，便命他移居家中，幫着辦點文墨的事，以等待皇帝御批訴狀。這段故事，我記得父親曾對我們弟兄述說過三數遍。但仍然只能記得個輪廓而已。

次年在慈禧和光緒回京之前，御批終於下來，案情得以昭雪，發回本省處理。中間經過，我已無印象。只記得結果是潘守廉親到死者靈前祭拜，作為陪禮，並調職他去。這一段，我在幼年時常聽鄧家小姑奶奶、二姑母等談到。據說當時縣中輿論都抱不平，潘某怕離縣遭到侮辱，所以答允前來祭靈，以緩和怨氣。由縣衙門派人在本鎮北頭岳王廟前搭起靈棚，設三對靈位，紮的紙人紙馬等靈前儀仗，排了半里多地。潘某於天將黃昏時，乘轎由北路前來到靈前跪拜祭奠，祭畢匆忙上轎，改由東道馳去。小姑奶奶說，她們事前約集了十幾位年長老婆婆各持拐杖等在縣城來往的北路上，準備讓他祭奠之後，回程的路上，攔轎襲擊，縱使打不到人，也掃他的面子，辦他的丟人。這一佈置必然是事前被潘某得到消息，所以改從東道繞路回城。

此後幾年的時間，父親在地方作紳士，熱心為人幫忙，為地方作事，席不暇暖，親友們常說他是無事忙。當時邑人給地方三位名人加以評語，稱為正陽三多：「王卓如的事多，魏春園的愁多，阮述臣的術多」。因為魏愛發牢騷，阮好弄手段，而父親則終日為人奔忙。母親屢次勸他出外開創前途，終於在光緒卅二年，將家事交給由開封河南高等學堂回家的二叔掌管，前往天津投奔袁紹明（乃寬）姻長處作事，以後派到保定軍

糧局，同時考入北洋法政讀書，這是前節已經敘述過了。

母親是一位沉默寡言，慈祥而易而個性堅強的人。她對於子女和下面都是感化多於責罰。我從來不曾被母親責打過一巴掌。遇有過錯，只要承認悔改，她即不再多說。對於用人也是如此。所以在我家作事的男女用人都是一作十幾年，或者終生不去。代父親坐牢的義僕老劉老黃都在我家養老，死後以禮葬埋。回憶在我童年時期，母親主持家事的辛勞，使我認識了農村家庭主婦的重要與勞苦。當我父母廿幾歲時，祖父母先後去世，因為是長房，母親主持家務，率領着弟婦，男女用人操作。我家除自己種地兩頃外，還兼營蒸酒的糟房，平時有七八個長工，到農忙時，加雇短工，常有廿幾個工人，一家大小有上卅口人吃飯，只有一個女工作飯，實際上是由母親和嬸母負責。同時還要照顧我們弟兄們，為我們縫衣、洗衣、作鞋，並在收割時往田地裏去照料。在農忙時期和過年時，她一天常只睡兩三小時。這種辛苦的生活，一直過到四十歲，至隨父親移居保定以後才清閒了幾年。到了四十五歲以後，由於大舅父和大哥的亡故，使她十分傷心，大病數年。

當時家鄉鴉片流行，因常以鴉片療疾，久之遂吸煙成癮，連續了十多年之久。至將要六十歲時，她下決心戒除，每日用功靜坐，終於完全戒除了。由此可見她的意志是何等堅強。壽至七十九歲，於卅七年九月共匪攻占正陽縣城前兩個月與世長辭。

哀我大姐服毒命殞

在童年時，除了母親之外，我最親愛的是大姐。大姐長我九歲，也長於大哥三歲，所以能代替母親照扶我們眾兄弟。記得大姐是瓜子臉，肌膚白細，容貌俊秀，在我家所有本家和親戚家的少女中，無人不比上大姐的容貌。而且聰慧識字，會作針線，為母親分了不少的勞作。昔日我國風俗，子女在四五歲時，即由父母為之訂婚。大姐是自小即訂婚許配給南吳莊的吳家為媳，到了十八歲時，吳家曾託媒人來商婚期，母親推到明年再議。次年春，媒人再來商訂嫁娶日期，寫信問過父親，同意擇訂在五月某日。到了三月下旬，一天晚上，大姐突然腹痛，天約二更過後，便氣絕身亡了。這是我有生以來惟一的一次，親眼看着親人的死亡，也是第一次感到傷心悲哀。

記不得那一天是什麼日子，姑奶奶、大姑母都回到娘家。晚飯時，大姐推說不舒服，未曾用飯。晚飯後，母親發見她抱着肚子在床上翻滾，問她，她只說肚子痛，再問便閉口不言，於是大姑、三姑、嬸嬸等一齊集到房裏來，用些土辦法醫治，一面趕快派人往街南頭去請徐逸齋醫師。我只見大姐痛的面色鐵青，頭出冷汗，只是抱着肚子呻吟的輕聲呼痛，並未出聲哭喊。大姑母說一定是中邪有鬼作祟了，叫人從桃樹上砍下幾枝桃條往她身上週圍抽打。又聽她口呼呻吟，以為是喊「一」，更聯想到是死去的三叔道一作祟，便高聲痛罵三叔，叱他即刻離開。這一切法術都無靈，而醫生又遲遲不來。等把醫生接到，人已

(二) 憶同年童

手足冰冷，斷了氣了。母親抱屍痛哭，我才知道大姐是永久離開我們而去世了。

最令人奇怪的是這幾位老太太沒有一個人想到大姐是服毒自盡的。一直到我們移居保定，二姑母從天津看過嫁給袁家的大表姐回到保定，母親才明白大姐必是吞服鴉片自盡的。因為表姐與大姐自幼在一齊長大，最稱莫逆，只有她最知道大姐的心事。二姑母不到三十歲就守寡，有二女一子，每年總有半年以上，住在我家。而大表姐則終年住在我家，與大姐同居，形影不離。大表姐嫁給袁紹明姻長的次子仲德，即是民國四年在新華宮埋炸彈，謀刺袁世凱的袁英。仲德相貌堂堂，又是天津府知府的公子。大姐的未婚夫吳君，我當時也曾見過，只念過四五年書，便在家種地為農，生的身材粗短，相貌粗陋，氣度萎靡，無一處能配上大姐，人人會認為大姐嫁給吳家，真是彩鳳隨鴉。但在當時的社會，女兒婚事，父母一言為定，只有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以我們這等家庭，決無退婚之理。大表姐於大姐亡故之前一年，曾經與夫婿回到家鄉，在我家住過幾天。相形之下，大姐的婚姻是太不如意了。親密莫逆的兩個少女，分嫁兩家，頓成雲泥霄壤之別，她內心的苦惱可想而知。大姐曾對表姐表示過，出嫁還不如死了的好。但她看的清楚，退婚既不可能，對母親說了只是增加母親的煩惱。她性情剛烈，秉承了母親的堅強而沉默的個性，所以在知道婚期已定之時，便吞服鴉片，至死閉口不吐一字，堅決的死去。

至於鴉片何以如此方便，也應補述幾句。二

叔是個很重實利的人，在他掌管家務後，見到他家種植粟花，熬製鴉片甚為有利，便也種了幾畝。當時鴉片是公開吸食買賣，因為鴉片的體積小而價值大，所以熬製的煙膏，都一罐罐的放在母親和嬸母的房中。大姐取來吞服自極方便。事後檢討她死的突然和死前痛苦的情況，自為服毒自盡無疑。大姐的生命真正是為舊式婚姻制度所犧牲了。

大哥病肺二哥陷匪

茲依次說到大哥。大哥名括洲字靖五，長我六歲，是我童年所最敬佩的人，所以我最聽大哥的話。大哥少年英發，聰穎過人，才幹出眾，是稀有的英才，可惜也是青年夭折了。我這評語並非阿其所好。以我今日年逾古稀，閱人衆多，平心考量仍以所評毫無過份之處。大哥上學，自縣立高等小學，保定中學，順天高等學堂常考第一，從不出前三名，民國元年以第一名考入國立北京工業專門學校。入工專，他攻讀機械科，一般人或以為他只性近數學、理化、英文之類功課。但實際上，他是以中文與書法見長而知名。學機械是志在報國，不是為個人興趣。當他十九、二十歲之年，在故鄉正陽和桐柏縣城，都有幾處公所以及友人廳堂懸掛他寫的匾額對聯，我時常見人拿紙來求他書寫。他的文章書札，典雅可誦，我在中學時常加以模倣，可惜今日已無片紙隻字保存了。然而他決不是終日埋頭伏案的人。在順天高等，在工藝專門，他都是足球校隊健將，擔任中衛或後衛的崗位。就才幹而言，我想起印象

最深刻的一件事。宣統元年，大哥回鄉接我們全家遷往保定。那年他只有十六歲。我們一家是母親和我們小弟兄三人，加上二姑母同行往天津去看表姐。母親和二姑母雖尚精明，都未出過遠門，一切茫然。當時平漢路已通車數年，但是行旅的艱難却遠非今日所能想像。由家鄉乘火車走兩天到駐馬店車站，時值連日陰雨，道路泥深盈尺，大哥要不時下車幫助車夫扶推挽，脫離陷入泥轍。當時火車是日行夜宿，每日早晚要將行李盤上盤下，雇車投店，討價還價，一不小心，便會丟失行李，或被偷去，麻煩重重。大哥應付裕如，平平安安到達保定，足見他少年時的才幹。不幸罹患肺病，於民國四年十月逝世，得年僅廿二歲。

二哥名拓洲，長我四歲，民國三年畢業於保定育德中學，後考入北京大學學探礦冶金。北大停辦工礦科，把他這幾班撥給北洋大學，民八、五四運動時，北大來的學生最起領導鼓動作用，北洋要解散開除他們。蔡子校長客應仍把他們收回，所以民國九年仍在北大畢業。畢業後除在中學校教過兩年書之外，一直在鋼鐵廠工作，先後在揚子鐵廠、綦江鐵廠，及青島鋼鐵廠任職。二哥幼年比較淘氣，常與鄰兒、同學打鬧，因之也常遭受叱責，有時甚至代人受過。成年以後，反而變成循規蹈矩，奉命唯謹的公務人員。這可能與他的專門技術職業有關。我與二哥在兄弟姐妹中，皆屬中人之材，但却均能成長老壽。不過有一最大的遺憾是他不曾來臺。三十八年四月，在政府正遷往廣州之際，二哥由青島來上海，向上級

長官請示是否遷臺。自從三十四年勝利接收時起，他即擔任資源委員會青島辦事處處長兼鍊鋼廠廠長。此時經濟部與資委會的首長是孫越崎，是他的先期同學，堅囑他固守崗位，不要遷動，等候該會再給命令。他考慮之後，決定將唯一的女

兒遷往臺灣，自己與二嫂留在青島，候命行止。事後證明，孫之投匪早有預謀，二哥遂因奉命唯謹，陷身匪區。三十九年，聽說他被調往鞍山鍊鋼廠工作，至今廿餘年，再無消息，存亡莫卜。也很可能因為我的關係，早已遭受閹爭清算。無

論如何，總是凶多吉少的了。思之令人傷感。四弟捷洲，小我六歲，他畢業國立北京農業大學後又改上東北講武堂學軍事，抗戰時以水賊症病歿，得年三十七歲。他的事迹已遠在我童年之後，將來再談，本文不擬敘及。

活人無算胡定安

杜負翁

胡定安先生，別號醫翁，籍浙之吳興，醫學博士，任江蘇醫學院院長有年。效忠黨國。抗戰期間，移學校於四川嘉陵江畔牛角沱。並設醫院於北碚。時國際交通斷絕，西藥無從入境，雖治瘧疾之奎寧丸，亦不可得。君乃於中藥中，覓取治瘧之藥，提煉為丸，其效果與西藥幾無分相上下。敵機瘋狂，濫施轟炸，北碚本市及四週，累遇災難。穿腸洞腹，斷腿殘肢者，動以千計。君為北碚惟一醫院，廣事收容，不分晝夜，立為醫治，活人無算。雅好詩詞，楹聯，以及國畫。每與閒話，娓娓不倦，作客異鄉，視為益友。猶記日寇投降，北碚慶祝勝利，舉行提燈大會，十萬人遊行，余與君任總領隊，肩摩轂擊，目睹市民狂歡，爆竹聲中，人如潮湧。歡呼之聲，響徹雲霄，此情此景，記憶猶新。最近通函，尙與述及，慨然久之。還都後，江蘇醫學院，隨之復原，君當選國民大會代表、共匪渡江、君携眷來臺，旋赴美洲講學，每逢盛時佳日，輒通音訊，君懷念故鄉，情思迫切，嘗念鎮江肴肉，白湯麵，揚州富春茶社之乾絲，小籠點心，並詢揚州獅子頭、春捲製法，均一一詳敘以告。往年春，於四日間，疊來三函，係勸余辦一書院式之講習會，專授各種國學，並修身，齊家，治國之道。旨在傳經、授業，解惑，並訂立課程項目，期余必行。且曰：中國文學優秀，中國書法優秀，舉世公認，吾人有維護倡導應負之責。未有激余數語，如曰：「執事才技足可領導，一生以謙抑為懷，向未衝鋒，似乎少了魄力」。余對君之誠意，雅願求其實現，已與徐子明先生商議，決不受酬、由徐先生講春秋，余講史記及製楹聯方法，惜地址難求，聽者更難羅致，因循至今，未能實現，負君多矣。頃閱報載，君於二月二十四日逝於美國麻利蘭州，享年七十有四。夫人沈雯貞，及女公子梅漪，均在側，驚聞噩耗，知己如君，能不為之黯然，爰撰斯文，以誌哀思。